續高僧傳/卷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二十八

續高僧傳
卷第二十九

卷第三十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

興福篇第九　〈正紀十二人　附見五人〉

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

釋明達，姓康氏，其先康居人也。童稚出家，嚴持齋素，初受十戒，便護五根。年及具足，行業彌峻，脇不著席，日無再飯。外肅軌則，內樹道因，廣濟為懷，遊行在務。

以梁天鑒初來自西戎，至于益部。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，州郡徵兵，克期誅討。達愍其將苦，志存拯拔，獨行詣賊，登其堡壘，慰喻招引，未狎其情。俄而風雨晦冥，雷霆震擊，群賊驚駭，惻爾求哀，達乃教具千燈，祈誠三寶。營辦始就，昏霾立霽，山澤通氣，天地開朗。翕然望國，並從王化，繈負排藪獺獸前趨者，其徒充澤，遂使江路肅清，往還無阻，兵威不設，而萬里坦然，達之力也。

後因行汶，中路逢有人縛豚在地，聲作人語曰：「願上聖救我。」達即解衣，贖而放之。嘗於夜中索水洗腳，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，重以湯洗，如前不去，乃自以水灌之，其腳便淨。達曰：「此魚膏也。」更莫測其所從。

行至梓州牛頭山，欲構浮圖及以精舍，不訪材石，直覓匠工，道俗莫不怪其言也。于時三月水竭，即下求木，乃於水中得一長材，正堪剎柱，長短合度，僉用欣然，仍引

而竪焉。至四月中涪水大溢，木流翳江，自泊村岸，都無溜者。達率合皂素，通皆接取，縱橫山積，創修堂宇，架塔九層，遠近併力，一時繕造，役不逾時，欻然成就。

而躬襲三衣，並是麁布，破便治補，寒暑無革。有時在定，據于繩床，赫然火起，眾往撲滅，唯覺清涼。有沙門僧救者積患攣躄，來從乞差，達便授杖令行，不移晷景，驟步而返。斯陰德顯濟，功不可識，其例甚矣。又布薩時身先眾坐，因有偷者穿牆負物，既出在外，迷悶方所，還來投寺，遂喻而遣之。故達化行，楚、蜀德服，如風之偃仆也。故使三蜀氓流，或執爐請供者，或散花布衣者，或捨俗歸懺者，或剪落從法者，日積歲計，又不可紀。

以天鑒十五年隋始興王還荊州，冬十二月終于江陵，春秋五十有五。達形長八尺，容式偉然，敷弘律訓，及以講誦，乍諷俗書，用悟昏識，銓序罪福，無待重尋，故詳略而傳矣。

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〈(僧護)〉

釋僧明，俗姓姜，鄜州內部人。住既山栖，立性淳素，言令質樸，敘悟非任，而能守禁自修，不隨鄙俗。雖不閑明經誥，然履操貞梗，有聲時俗。因遊邑落，往還山谷，見一崎岸屢有異光，怪而尋討，上下循擾，乃見澗底石跌一枚，其狀高大，遠望岸側臥石如像，半現於外，遂加工發掘，乃全像也，形同佛相，純如鐵磺，不加鑿琢，宛然圓具，舉高三丈餘。時周武已崩，天元嗣曆，明情發增勇，不懼嚴誅，顧問古老，無知來者。其地久荒榛梗，素非寺所，明自惟曰：「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，應現之來，故在斯矣。」即召四遠，同時拖舉，事力既竭，全無勝致。明乃執爐誓曰：「若佛法重興，蒼生有賴者，希現威靈，得遂情願。」適發言已，像乃忽然輕舉，從山直下，徑趣趺孔，不假扶持，卓然峙立。大眾驚嗟，得未曾有，因以奏聞，帝用為嘉瑞也。乃改元為大像焉。自爾佛教漸弘，明之力也。又尋下勅，以其所住為大像寺，今所謂顯際寺是也，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。時值陰暗，更放神光。明重出家，即依此寺，盡報修奉，大感物心。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。

余以為興福之來，事有機會，感見奇跡，其相彌隆，略引五三，用開神理。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：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，歷觀聖迹，往投一寺，小大承迎。顯時遇疾，心希鄉飯，主人上座，親事經理，乃勅沙彌為取本鄉齋食。倏忽往還，腳有瘡血，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，為犬所囓。顯怪其旋轉之頃而遊萬里之外，方悟寺僧並非常也。及隨舶還，故往彭城訪吳蒼鷹，具知由委，其犬囓餘血塗門之處猶在。顯曰：「此羅漢聖僧血也。當時見為取食，何期犬遂損耶？」鷹聞懺咎，即捨宅為寺，自至揚都廣求經像，正濟大江，船遂傾側，忽有雙骨各長一丈，隨波騰漾，奄入船中，即得安

流昇岸。以事奏聞，有司觀檢，乃龍齒也。鷹求像未獲，泝江西上，暫息林間，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，云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。鷹曰：「必如來言，弟子是也。」便以像付之。鷹將像還，至京，詔令模之，合造十軀，皆足下置字，新舊莫辨，任鷹探取。像又降夢示其本末，恰至鷹取，還得本像，乃還徐州，每有神瑞。元魏孝文請入北臺，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。齊滅周廢，為僧藏弃，大隋開教，還重興世，今在相州鄴縣大慈寺也。

又，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，形高一尺，徑六寸許，八楞紫色，內外映徹。其源梁武太清中，有天竺僧賣來謁帝，會侯景作亂，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。至隋開皇十年，煬帝作鎮江海，廣搜英異，文藝書記，並委雠括，乃於雜傳得《影像記》，即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。王自虔奉，在內供養，在蕃歷任，每有行往，函盛導前，初無寧舍。及登儲貳，乃送於曲池日嚴寺，不令外人瞻覩。武德七年，廢入崇義，像隨僧來，京邑道俗備得觀仰。其中變現，斯量難准，或佛塔形像，或賢聖天人，或山林帳蓋，或三途苦趣，或前後見同，或俄頃轉異。斯並目矚而敘之，信業鏡而非謬矣。貞觀六年下勅入內，外遂絕也。

又，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，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。明年季冬，嚴飾成就。刺史郗恢創蒞此蕃，像乃行至萬山，恢率道俗迎還本寺，復以其夕出住寺門。合境同嗟，具以聞奏。梁普通三年，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，廣一丈，上送承足，立碑讚之，劉孝儀為文。

又，荊州長沙寺瑞像者，晉太元年，此像現于城北，光相奇特，具如前傳。形甚瓌異，高於七尺。昔經夜行，人謂非類，以刀擊之，及旦往視，乃金像也，刀所擊處，文現於外。梁高奉法，情欲親謁，雖加事力，終無以致。後遣侍中廣賣香供丹款，既達，夜忽放光，似隨使往，旦加延接，還復留礙，重竭請祈，方許從就。去都十八里，帝躬出迎，竟路放光，相續不絕，白黑欣慶。在殿供養三日已後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。末被火燒，堂塔並盡，唯像居殿，巋然獨存。

又，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《高王經》者，昔元魏天平，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，及年滿還，常加禮事。後為劫賊所引，禁在京獄，不勝拷掠，遂妄承罪，並處極刑。明旦將決，心既切至，淚如雨下，便自誓曰：「今被枉酷，當是過去曾枉他來，願償債畢了，又願一切眾生所有禍橫，弟子代受。」言已少時，依俙如睡，夢一沙門教誦《觀世音救生經》，經有佛名，令誦千遍，得免死厄。德既覺已，緣夢中經了無遺謬，比至平明，已滿百遍。有司執縛向市，且行且誦，臨欲加刑，誦滿千遍。執刀下斫，折為三段，三換其刀，皮肉不損。怪以奏聞，承相高歡表請免刑，仍勅傳寫，被之於世，今所謂《高王觀世音經》是也。德既放還，觀在防時所造像，項有三刀迹，悲感之深，慟發鄉邑。

又，昔彌天襄陽金像，更歷晉、宋，迄于齊、梁，屢感靈相，聞之前紀。周武滅法，建德三年甲午之歲，太原公主秉為荊州副鎮將。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，不信佛法，聞有此像，先欲毀之。邑中士女，被廢僧尼，掩淚痛心，無由救止。哲見欽崇彌至，瞋怒彌盛，逼逐侍從，速令摧殄。令百餘人以繩繫項，牽挽不動，哲謂不用加力，便杖監事，人各一百。牽之如故，鏗然逾固，進三百人，牽猶不動。哲怒彌盛，又加五百，牽引方倒，聲震地動。人皆悚慄，哲獨加勇，即遣鎔毀，都無慙懼。自又馳馬，欲報刺史，纔可百步，墝然落地，失瘖直視，四肢不勝，至夜而卒。道俗唱快。當毀像時，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：「晉太元十九年，歲次甲午，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。此像更三周甲午，百八十年當滅。」計勘年月興廢，悉符同焉。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，動發物心，生滅之期，世相難改，業理之致，復何虛矣。

又，揚都長干寺育王瑞像者，光趺身相，祥瑞通感，五代侯王所共遵敬，具如前傳。每有亢陽之歲，請像入宮，必乘御輦，上加油帔，僧眾從像，以蓋自遮。初雖炎赫洞天，像出中途，無不雨流滂注。家國所幸，有年斯賴，所以道俗恒加雨候。至陳氏禎明年中，像面轉西，直月監堂，屢迴正南，及至晨起，還西如故。具以奏聞，勅延太極殿設齋行道。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頂，飾以珠玉，可重百斤，其上復加錦帽，經夜至曉，寶冠掛于像手，錦帽猶加頂上。帝聞之，乃燒香祝曰：「若必國有不祥，還脫冠也，仍以冠在頂。」及至明晨，脫掛如故。上下同懼，莫惻其徵。及隋滅陳降，舉朝露首，面縛京室，方知其致。文帝後知，乃遣迎接，大內供養，以像立故，帝恒侍奉，不敢對坐，乃下勅曰：「朕年老，不堪久立侍佛，可令有司造坐像，其相還如育王，本像送興善寺。」既達此寺，形相偉壯，不會即機，遂置于北面，及明，見像乃在南面中門。眾咸異焉，還送北面，堅封門鑰，明旦更看，像還在南。僉皆愧悔，謝其輕侮。即見在寺，圖寫殷矣。

又，梁高祖崇重釋侶，欣尚靈儀，造等身金銀像二軀，於重雲殿晨夕禮敬，五十許年，初無替廢，及侯景纂奪，猶在供養。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，元帝渚宮復沒，辯乃通款於齊，迎貞陽侯為帝。時江左未定，利害相雄。辯女壻杜龕典衛宮闕，為性兇捍，不見後世，欲毀二像為金銀鋌，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，令鑿佛項，二像忽然一時迴顧，所遣眾人失瘖如醉，不能自勝。杜龕即被打築，遍身青腫，唯見金剛力士怖畏之像，競來打擊，略無休息，呻號數日，洪爛而死。及梁運在陳，武帝崩背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，將修葬具，造輴輬車。國創新定，未遑經始，勅取重雲殿中佛像、寶帳、珩珮、珠玉鎣飾之具，將用送終。人力既豐，四面齊至，但見雲氣擁結，圍遶佛殿，自餘方左，白日開朗。百工聞怪，同奔看覩。須臾大雨橫注，雷電震吼，煙張鵄吻，火烈雲中，流光布焰，高下相涉，並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，四部神王并及帳坐一時騰上，煙火相扶，欻然遠逝。觀者傾都，咸生深信。雨晴之後，覆看故所，惟見柱礎存焉。至後月餘，有從東州來者，是日同見殿影東飛于海。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。

近高齊日，沙門僧護守道直心，不求慧業，願造丈八石像，咸怪其言。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，乃雇匠營造，向經一周，面腹粗了，而背著地，以六具拗舉之，如初不動。經夜至旦，忽然自翻，即就營訖，移置佛堂。晉州陷日，像汗流地。周兵入齊，燒諸佛寺，此像獨不變色。又欲倒之，人牛六十餘頭，挽不可動。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墾壘而圍之，須臾便了，失僧所在。像後降夢信心者曰：「吾患指痛。」其人寤而視焉，乃木傷其二指也，遂即補之。開皇十年，有盜像幡蓋者，夢丈八人入室責之，賊遂慙怖，悔而謝焉。其像現存。並見《旌異記》及諸僧錄。

然斯通感，佛教備彰，但是福門，無非靈應。竊以像避延燒，獸驚邪道，影覆異術，經焚不灰，靈骨之放神光，密迹之興弘護，其相大矣，具在前文。至如貞觀五年，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，母氏貧窶，內無小衣，來入子房取故袈裟，作之而著。與諸鄰母同聚言笑，忽覺腳熱，漸上至腰，須臾雷震，擲鄰母百步之外，土泥兩耳，悶絕經日，方得醒悟。所用衣者遂被震死，火燒焦踡，題其背曰：「由用法衣不如法也。」其子收殯，又再震出，乃露骸林下，方終銷散。是知受持法服，惠及三歸之龍，信不虛矣。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，以衣障前，感異神來，形極可畏，伸臂內探，欲取宿者，畏觸袈裟，礙不得入，遂得免脫。如是眾相，不可具紀，並如上下諸例中。

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

釋慧達，姓王，家于襄陽。幼年在道，繕修成務，或登山臨水，或邑落遊行，但據形勝之所，皆厝心寺宇，或補緝殘廢為釋門之所宅也。後居天台之瀑布寺，修禪繫業，又北遊武當山，如前攝靜。有陳之日，癘疫大行，百姓斃者，殆其過半。達內興慈施，於揚都大市建大藥藏，須者便給，拯濟彌隆。金陵諸寺，數過七百，年月逾邁，朽壞略盡。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，皆鑒飾華敞，有移恒度。仁壽年中，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，材石既充，付後營立，乃泝江西上，至鄱陽、豫章諸郡觀檢功德，願與眾生同此福緣。故其所至封邑，見有坊寺、禪宇、靈塔、神儀，無問金木土石，並即率化成造，其數非一。

晚為沙門慧雲邀請，遂止廬岳，造西林寺重閣七間，欒櫨重疊，光耀山勢。初造之日，誓用黃楠，闔境推求，了無一樹。僉欲改用餘木，達曰：「誠心在此，豈更餘求？但至誠無感，故訪追不遂。必心期果決，松、散並變為楠。如求不獲，閣成則無日矣。」眾懼其言，四出追索，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，而在窮澗，幽深無由可出。達尋行崖壁，忽見一處晃有光明，窺見其中可通材道，唯有五尺，餘竝天崖。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，中途灘澓，□筏並壞，及至廬阜，不失一根，閣遂得成，宏冠前構。後忽偏斜，向南三尺，工匠設計，取正無方，有石門澗當于閣南，忽有猛風，北吹還正，于

今尚在。

晚往長沙鑄鐘造像，所至方面，若草從焉，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，恐其不受。達任性造真，言無華綺，據經引喻，篤勵物情。然其形服弊麁，殆不可覩，外綜繁殷，內堅理靜，傍觀沉伏，似不能言，而指撝應附，立有成遂。斯即處煩不撓，固其人矣。又為西林閣成，尊容猶缺，復沿江投造，修建充滿，故舉閣圓備，竝達之功。

大業六年七月晦日，舊疾忽增，七日倚臥，異香入室，旋繞如雲，閣中像設，並汗流地。眾見此瑞，審達當終，官人檢驗，具以聞奏。達神志如常，累以餘業，奄爾長逝，年八十七矣。

唐綿州振嚮寺釋僧晃傳四

釋僧晃，姓馮氏，綿州涪城南昌人。形長八尺，顏貌都偉，威容整肅，動中規矩。而鷹眼虎身，鵝行象步，聲氣雄亮，志略宏遠，綱維法任，有柱石焉，故使岷巴領袖，咸所推仰。昔年在志學，文才博達，時共聲譽。嘗夢手擎日月，太虛中坐，便晃然猒俗，欣慕出家，私即立名為僧晃也。父母未之許，拘械兩足，牢繫屋柱，決意已絕，誓心無改，不移旦夕，鎖自然解。乃歎曰：「夫志之所及也，山岳以之轉，江河以之絕，城臺以之崩，瀛海以之竭，日月為之潛光，須彌為之崩頹，星辰為之改度，嘉樹為之藏摧。況復金木之與桎梏，奚足以語哉！」二親顧其冥感，任從道化。依彖法師出家受業，學通大小，夙夜匪懈。

會梁末周初，佛法淆濫，行多浮略，迂誕毗尼。晃具戒未聞，而超然異表，少能精苦，性自矜持，卒非師友所成立也。眾皆挹其神宇，密相高尚。及昇壇之後，偏攻《十誦》，數年劬勞，朗鑒精熟，研微造盡，彬鬱可崇。周保定後更業長安，進學《僧祇》，討其幽旨，有難必究，是滯能通。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，觀道圓淨，由此彌開。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，洞入時倫，無與相映，自此罕得而傳者。由多營福業，勞事有為，是以隱墜，世不稱也。既而遐邇諷德，聲聞天庭，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，言議開闡，彌遂聖心，乃授本州三藏。大隋啓祚，面委僧正，匡御本邑。而剛決方正，賞罰嚴肅，綿益欽風，貴賤攸奉。前後州主，十有餘人，皆授戒香，斷惡行善。開皇十五年，又於寺中置頭陀眾，僧事蠲免，以引墮者。仁壽已後，重率寺眾共轉藏經，周而復始，初不斷絕。供給嘲錫，一出俗緣，皆晃指授，故福報所至，如泉不窮，僧業茂盛，方類推舉。

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嚮寺，春秋八十五矣。初未終前，佛堂蓮花池自然枯竭，池側慈竹無故凋死，寺內薔薇非時發花，曄如夏月。眾以榮枯兩瑞，不無生滅之懷，德異常倫，故感應之所期耳。

唐楊州長樂寺釋住力傳五

釋住力，姓褚氏，河南陽翟人。避地吳郡之錢塘縣，因而家焉。宿植勝因，早修慧業，甫及八歲，出家學道。器宇凝峻，虛懷接悟，聲第之高，有聞緇俗。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泰皇寺，宏壯之極，罄竭泉府，迺勅專監百工，故得揆測指撝，面勢嚴淨。至德二年，又勅為寺主。

值江表淪亡，僧徒乖散，乃負錫遊方，訪求勝地，行至江都，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。隋開皇十三年建塔五層，金盤景輝，峨然挺秀，遠近式瞻。至十七年，煬帝晉蕃又臨江海，以力為寺任，繕造之功故也。初，梁武得優填王像，神瑞難紀，在丹陽之龍光寺。及陳國云亡，道場焚毀，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謐所得定光像者，並延長樂，身心供養。而殿宇褊狹，未盡莊嚴，遂宣導四部、王公、黎庶共修高閣，并夾二樓。寺眾大小三百餘僧，咸同喜捨，畢願締搆。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僧，共往豫章刊山伐木，人力既壯，規模所指，妙盡物情。即年成立，制置華絕，力異神工，宏壯高顯，挺冠區宇。大業四年，又起四周僧房，廊廡、齋廚、倉庫備足，故使眾侶常續，斷緒無因。再往京師，深降恩禮，還至江都，又蒙勅慰。大業十年，自竭身資，以栴檀香木模寫瑞像并二菩薩，不久尋成，同安閣內。至十四年隋室喪亂，道俗流亡，骸若萎朽，充諸衢市，誓以身命守護殿閣。寺居狐兔，顧影為儔，啜菽飲水，載離寒暑，雖耆年暮齒，而心力逾壯。泥塗褫落，周帀火燒，口誦不輟，手行治葺。賊徒雪泣，見者哀嘆，往往革心，相佐修補。

皇唐受命，弘宣大法，舊僧餘眾，並造相投，邑室雖焚，此寺猶在。武德六年，江表賊帥輔公祏負阻繕兵，潛圖反叛，凡百寺觀，撤送江南。力乃致書再請，願在閣前燒身，以留寺宇。祏偽號尊稱，志在傾殄，雖得其書，全不顧遇。力謂弟子曰：「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，不能捐捨形命，以報法恩。今欲自於佛前取盡，決不忍見像濟江。可積乾薪，自燒供養。吾滅之後，像必南渡，衣資什物，並入尊像，泣服施靈，理宜改革。」便以香湯沐浴，跏趺面西，引火自焚，卒於炭聚，時年八十，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。命終火滅，合掌凝然，更足闍維，一時都化。初，力在佛前焚時，群鵲哀鳴，其聲甚切，右遶七帀，方始飛去。及身沒後，像果南遷，殿閣房廊得免煨燼，法寶僧眾如疇昔焉。門人慧安、智曉者，師資義重，甥舅恩深，為樹高碑于寺之內，東宮庶子虞世南為文。今像還歸於本閣云。

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〈(善因)〉

釋智興，俗緣宋氏，洛州人也。謙約成務，厲行堅明，誦諸經數十卷，并《行法要偈》數千行，心口相師，不輟昏曉。住禪定寺，今所謂大莊嚴也。初依首律師，隨從講

會，思力清澈，同侶高之，徵難鱗錯，詞鋒驚挺，又能流靡巧便，不傷倫次，時以其行無諍也。

大業五年仲冬，次掌維那，時鍾所役，奉佩勤至，僧徒無擾。寺僧三果者，有兄從帝南幸江都，中路亡沒，初無凶告。忽通夢其妻曰：「吾行從達於彭城，不幸病死，生於地獄，備經五苦，辛酸叵言，誰知吾者？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鍾發聲，響震地獄，同受苦者一時解脫。今生樂處，思報其恩，可具絹十疋奉之，并陳吾意。」從睡驚覺，怪夢所由，與人共說，初無信者。尋又重夢，及諸巫覡咸陳前說，經十餘日，凶問奄至，恰與夢同。果乃奉絹與之，而興自陳無德，並施大眾。有問興曰：「何緣鳴鍾乃感斯應？」興曰：「余無他術，見《付法藏傳》罽膩吒王劍輪停事，及《增一阿含》鍾聲功德，敬遵此轍，苦力行之。每冬登樓，寒風切肉，僧給皮袖用執鍾槌，余自厲意，露手捉之，嚴寒裂肉，掌內凝血，不以為辭。又至諸時鳴鍾之始，願諸賢聖同入道場，然後三下，將欲長打，如先致敬，願諸惡趣聞此鍾聲俱時離苦。如斯願行，志常奉修，豈惟微誠遂能遠感。」眾服其言。

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，自知終日，捨緣身資，召諸師友，因食陳別，尋卒莊嚴，春秋四十有五，葬於杜城窟中。

弟子善因，宗師戒範，講《四分律》，誦《法華經》，冥神福慧，著聞京邑。

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

釋道積，河東安邑人也，俗姓相里，名梓材，既蒞玄門，更名道積。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。昔子產生而執拳，啓手觀之，文成「相里」，其後因而氏焉。父宣，恢廓有大志，好學該富。宗尚嚴君，積早習丘墳，神氣爽烈。年至二十，將欲出家，未知所適，乃遇律師洪湛，見而異之，即為剃落，晦迹雙巖。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，絕影三載，不出山門。然為幽證自難，聖教須涉，開皇十三年辭師擐鉢，周行採義，路經滄冀，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《涅槃》，慶所未聞，乃經四載，清通三事，為門學所推。至十八年入於京室，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《地論》，又依辯才智凝法師《攝大乘論》，於十義熏習、六分轉依、無塵唯識一期明悟。仁壽三年，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《地持》，故得十法、三持，畢源斯盡。四年七月，楊諒作亂，遂與同侶素、傑諸師南旋蒲坂。既達鄉壤，法化大行，先講《涅槃》，後敷《攝論》，并諸異部，往往宣傳。及知命將隣，偏弘《地持》，以為誡勗之極，特是開心之要論也，故成匠道俗，並潤朱藍，結宗慈訓，遠近通洽。而深護煩惱，重慎譏疑，尼眾歸依，初不引顧，每謂徒屬曰：「女為戒垢，聖典常言，佛度出家，損減正法。尚以聞名污心，況復面對無染。且道貴

清顯，不參非濫，俗重遠嫌，君子攸奉。余雖不逮，請遵其度。」由此受戒教授，沒齒未登，參謁諮請，不聽入室。斯則骨梗潔己，清貞高蹈，河東英俊，莫與同風。

先是沙門寶澄，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，百尺萬工，纔登其一，不卒此願，而澄早逝。鄉邑耆艾請積繼之，乃惟大造之未成也，且引七貴而崇樹之，修建十年，彫桂都了，道俗慶賴，欣喜相并。初，積受請之夕，寢夢崖傍，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，相續不絕。既覺，惟曰：「獸王自在，則表法流無滯；寶珠自涌，又喻財施不窮。冥運潛開，功成斯在。」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，今猶存焉。其寺蒲坂之陽，高爽華博，東臨州里，南望河山，像設三層，巖廊四合，上坊下院，赫奕相臨，園碹田蔬，周環俯就。小而成大，咸積之功；搖空樹有，皆積之力。

而弊衣蔬食，輕財重命，普救殷贍，追靜歸閑，為而不恃，即處幽隱，天懷抗志，頓絕人世，不令而眾自嚴，不出而物自往。僕射裴玄真寵居上宰，欽其令聞，頻贈香衣。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，造展求法。其感動柔靡，皆此類也。

往經隋季，擁閉河東，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，偏師肆暴，時人莫敢竊視也。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，敢諫者斬，玄素同憂，無能忤者。積憤嘆內發，不顧形命，謂諸屬曰：「時乃盛衰，法無隆替，天之未喪，斯文在斯。且沙門塵外之賓，迹類高世，何得執戈擐甲為禦侮之卒乎？」遂引沙門道悉、神素，歷階厲色而諫曰：「貧道聞人不畏死，不可以死怖之。今視死若生，但懼不得其死，死而有益，是所甘心。計城之存亡，公之略也；世之否泰，公之運也。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？昔者漢欽四皓，天下隆平；魏重干木，舉國大治。今欲拘繫以從軍役，反天常以會靈祇，恐納不祥之兆耳。敢布腹心，願深圖之。無宜空肆一朝，自傾於後，為天下笑也。公若索頭，與頭，仍為本願！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，則不知生為何生，死為何死。」積陳此語，傍為寒心。素初聞諫，重積詞氣，但張目直視，曰：「異哉斯人也，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！」因捨而不問，果詣積陳懺。堯素以殺戮無度，騁其毒心，加又舉意輕陵，雖當時權寢，而禍作其兆，卒為城人薛宗所害。

自積立性剛果，志決不迴，遇逢瞋忿，動為魚肉。既出家後，訶責本緣，挫拉無情，轉增和忍。歲登耳順，此行彌隆，習與性成，斯言不爽。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，春秋六十有九。初積云疾，的無所苦，自知即世，告門人曰：「吾今七十有五，吾卒今年矣。」其徒曰：「師六十九矣，何遽辭耶？」告曰：「死生法爾，吾不懼也。且老僧將年七十，刺史貌吾，增為六歲，故其命在旦夕。宜深剋勵，視吾所行。」又曰：「經不云乎，世實危脆，無牢強者。」去終三日，鍾不發聲，逝後如舊，眾咸哀嘆。

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〈(靜默　曇獻)〉

釋德美，俗姓王，清河臨清人也。年在童稚，天然樂善，口中所演，恒鋪讚唄，擁塵聚戲，必先影塔，每見形像，生知禮敬。由是親故密而異之，知非紹續之胤也，任從師學。十六辭親，投諸林野，廣訪名賢，用為師傅。年至十九，方蒙剃落，謹敬謙恪，專思行務。雖經論備閱，而以律要在心，故《四分》一部，薄通宗系。追求善友，無擇遐邇，潔然自厲，不群非類。

開皇末歲，觀化京師，受持戒檢，禮懺為業。因往太白山，誦《佛名經》一十二卷，每行懺時，誦而加拜。人以其揔持念力，功格涅槃。太白九隴，先有僧邕禪師，道行僧也，因又奉之而為師導，從受義業，亟染暄涼。後還京輦，住慧雲寺，值靜默禪師，又從請業。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。善遵承信行，普功德主，節約形心，不衣皮帛。默從受道，聞見學之，望重京都，偏歸俗眾。美依承默，十有餘年，三業隨從，深相器待。所以每歲禮懺，將散道場，去期七日，苦加勵勇，萬五千佛，日別一遍，精誠所及，多感徵祥，自爾至終，千有餘遍。故默之弘獎福門，開悟士俗，廣召大眾，盛列檀那，利養所歸，京輦為最，積而能散，時又珍重。常於興善千僧行道，期滿嘲奉，人別十縑，將及散晨，外赴加倍。執事懼少，依名付物，默聞，告曰：「何有此理？不成僧義。必若約截，凡聖難知，但當供養，不慮虛竭。」庫先無貯物，出散之晨，及設大會，七眾俱集，施物山積，新舊咸充。時又欽之，謂其志大而致遠，故使靈祇冥助也，不然，誰能覩斯不懼耶。故自開皇之末，終於大業十年，年別大施，其例咸爾。默將滅度，以普福田業委於美，美頂行之，故悲、敬兩田，年常一施，或給衣服，或濟餱糧，及諸造福處多有匱竭，皆來祈造，通皆賑給。

又至夏末，諸寺受盆，隨有盆處，皆送物往，故俗所謂普盆錢也，往住禪定，斯事無殆。大業末歲夏，召千僧七日行道，忽感異人形服率然，來告美曰：「時既炎熱，何不打餅，以用供養？」美曰：「麵易辦也，人多餅壞，何由可致？」便曰：「易可辦耳，且溲二十斛麵，作兩日調，餅不壞也。」即隨言給，但云多辦瓮，水槽多貯冷水。明旦將設，半夜便起，打麵搥案，鼓動人物，僧俗聚觀，驚亂眼耳。須臾打切麵已，將半，命人煮之，隨熟內水，自往攪之。及明行餅，皆訝堅韌，抽拔難斷。千人一飽，咸共欣泰，試尋匠者，通問失所。餘有槽瓮中餅，日別供僧，乃盡限期，一無爛壞。合眾悲慶，感通斯應。

武德之始，創立會昌，又延而住。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，像設嚴華，堂宇宏麗，周廊四注，複殿重敞。誓共含生斷諸惡業，鎮長禮懺，潔淨方等。凡欲進具，必先依憑，蕩滌身心，方登壇位。又於一時，所汲浴井忽然自竭，徒眾駐立，無由洗懺。美乃執爐臨井，苦加祈告，應時泉涌，還同恒日，時共宗焉。所畜舍利，藏以寶函，隨身所往，必賫供養。每諸起塔，祈請散之，百粒千粒，隨須而給，精苦所感，隨散隨滿。由是增信彌隆，勤懇不絕。又年經秋夏，常行徒跣，恐蹈蟲蟻，慈濟意也。或行般舟，一夏不

坐；或學止過，三年不言；或效不輕，通禮七眾；或同節食，四分之一。如斯雜行，其相紛綸，即目略書，差難備舉。生常輟想，專固西方，口誦彌陀，終于命盡。

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，卒于寺院，春秋六十三矣。乃送於南山鴟鳴埳，後又收骸於楩梓谷起塔。弟子等樹碑于會昌寺，侍中于志寧為文。

又，京邑沙門曇獻者，亦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，身令成範，眾所推揖。所造福業，隨處成焉。故光明寶閣，冠絕寰中，慈悲佛殿，時所驚異。人世密爾，故不廣焉。

唐京師清禪寺釋慧胄傳九〈(法素)〉

釋慧胄，姓王，蒲州蒲坂人。少在道門，樂崇福事，受具已後，師表《僧祇》，及至立年，又專禪誦，曉夕相繼，偏重《法華》。後住京邑清禪寺，草創基構，並用相委，四十餘年，初不告倦。故使九級浮空，重廊遠攝，堂殿院宇，眾事圓成。所以竹樹森繁，園圃周遶，水陸莊田，倉廩碾磴，庫藏盈滿，莫匪由焉。京師殷有，無過此寺，終始監護，功實一人。年至耳順，便辭僧任，眾以勤劬經久，且令權替，及於臨機斷決，並用諮詢。寺足淨人，無可役者，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舞，每至節日，設樂像前，四遠問觀，以為欣慶。故家人子弟，接踵傳風，聲伎之最，高於俗里。遇患極困，自然知卒，香湯沐浴，正理衣襟，曰：「吾有小罪，須加重病，事由營造掘鑿故也。」至於終晨，言氣不昧，告弟子曰：「酬債了矣，吾其去矣。」尋聲而卒，春秋六十有九，即貞觀初年也。乃露骸收葬，為起方墳，就而銘之。

時京邑會昌有沙門法素者，倜儻不倫，操業奇卓，雅為眾怪。本師智顗專行勸福，昔在江表，遊適所至，皆設萬人大會，夜告纔竟，明即成辦，此例非一。隋末東都嬰城自固，肌骨相望，有若塊焉。嘗有金像二軀，各長一丈，素不忍見斯窮厄，取一鎔破，糴米作糜，餧諸餓者。須臾米盡，又取欲壞，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，素曰：「諸大德未知至理也。昔如來因地，為諸眾生尚不惜頭目髓腦，或生作肉山，或死作大魚，以濟飢餧。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，必不然矣。素今身肉堪者，亦所不惜！大德須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眾生，城破之後亦必從毀，則墜陷多人。何如素今一身當也。」眾不許之。及偽鄭降日，像先分散，如其言焉。然其言行譎詭，險而難遵，其例不一。後入京室，卒會昌寺。

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

釋智通，姓陳，住梓州。八歲出家，為正道法師弟子。後誦《法華》并講，在牛頭山，善持威儀，奉戒貞苦。降伏黃老，士女奏章，必杖之五十，遠近皆憚。寺宇成就，

惟其經始，合眾畏懾，無蓄私財者。常有雙鵝依時聽講，講百餘遍，兩度放光。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眾：「吾造山寺，可用十萬貫，恨未周備，今便永別。」言訖而卒，春秋九十七矣。小食時終，合寺房堂皆動，而作白色，經一食頃。

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

釋慧震，姓龐，住梓州通泉寺。身長八尺。後聽曇師三論，大領玄旨，福力所被，蜀部遙推。曇之還南，得袈裟三百領，以贈路首。每年正月，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。常弘三論，聽眾百餘。忽於高座似悶，見人語曰：「西山頭好造大佛。」既覺下座，領眾案行，中堪造像，兩邊泉流，即命石工鐫鑿坐身，高百三十尺。貞觀八年周備成就，四面都集，道俗三萬慶此尊儀。其像口中放大白光，遠近同奉。

先有一馬，日行五百里，曾經入陣，餘馬並死，唯此得還。至十四年七月，忽自嘶鳴，不食三日，震聞毛豎。有一異僧名為十力，語震曰：「馬與主別，主當先行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。法師須散財物，無留於後，於身何益？」言已而隱，莫知其由。先造藏經，請僧常轉，開大施門，四遠悲敬，來者皆給。至終年初，又請眾僧讀經行道，作三七日，俗緣昆季內外皆集。至於八日，香氣鬱勃，充滿寺中。傾邑道俗共聞異香，捨散山積。至十五日氣猶不歇，從旦至午，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。眾覩奇瑞，知其即世。震曰：「嘉相已現，不容待滿。」便行嘲施。早食訖，手執香爐，繞盧舍那三帀，還於佛前□跪正念。大眾滿堂，不覺已逝，春秋六十有六。停喪待滿，香氣猶存。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，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，作石塔高五丈，龕安繩牀，扶屍置上，經百餘日，猶不委仆。道俗萬餘，悲涼相繼云耳。

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

釋慧雲，姓王，太原人也，遠祖避地，止于九江。弱年樂道，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鍇而出家焉。鍇亦標領當時，有聲山世。而雲慷慨時俗，精厲歸從，故得獨異恒倫，不拘物累，致有大節大務，偏所留心，時年二十有五。有達禪師者，江淮內外，所在興造，事力不遂，咸來祈請。雲為寺廟毀壞，故致邀延，達不許之。雲以來告不申，便陳死請，委身在地，涕泗滂沱，流迸塗漫，滿五尺許。又以頭叩地，青腫覆眼，加諸誓願曰：「若不蒙赴，雲亦投江。」達見其意盛，欻然迴意。雲即前告道俗，所在迎候，披草望山，行不由徑，路值群虎，不暇駐目。延達至山，須有經始，泝流諸處，檢校功德。時屬嚴冬，冰擁船路，崩砂頹結，屢阻舟人。雲乃急繫衣裳，破冰挽纜，腰胯以下，凌澌截肉，流血凝住，不覺疲苦。自此船行三百餘里，方登所在。其懇誠難繼，並例此也。

隋季末齡，中表賊亂。有林士弘者，結眾豫章，偽稱楚帝。偽尚書令鄱陽胡秀才，親領士眾臨據九江，因感發心，欣寫廬山東林文殊瑞像，盡所鎮境訪監護者。道俗僉議，以雲有出眾之奇，雅當此選。鑪錘既辦，便就鎔範，光儀乃具，唯頸及脅兩處有孔，時眾未之悟也。其年，秀才偽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，盛以竹筒，雲以賊徒蜂起，無方守護，並用付才，又以念誦銅珠一環遺才為信。行至宮亭，軍士乞福。才得便風，舉帆前引，於江中路遭浪船沒，財物蕩盡，唯人達岸。才諸無所恨，但失像色金，煩冤江畔，吁嗟不絕，誓願不成，深為業也。須臾金筒隨浪逆流，并遺銅珠前後相繼，汎汎隱隱，向岸就才。既獲色金，舉眾同叫，歡欣無量。計被沒處至所出岸，三十餘里，重而能浮，逆波相授，軍民通怪，驚異靈感。及才之遇害也，刃開頸脅，恰符像焉。初，才之欲擊賊，以金用委叔父曉禪師。及楚都既覆，群寇交侵，曉用弊布裹金，擔以避難，不免，為賊所奪。既失像金，取求無計，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，俱不知是金擔也。曉得本金，委雲成就，光相超挺，今在山閣。初鑄像時，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：「若鎔金日，誓然一臂。」雲為模樣早成，遂前期日。李氏不知已鑄，乃夢像曰：「汝先願然臂，如何違信耶？」李氏夢寤，因始知之，即於像前以刀解臂，蠟布纏骨而燒焉。又感徵應，略其事也。

雲以江介威紆，頻逢草竊，經論乃積，而戒律未弘，遠趣帝京，躬參學府。值首律師當陽開化，大適本志，悲喜交并，採掇行務。有聞朝省，下勅令住弘福。而形貌長偉，骨面多髯，言語成章，眾所知識，偏能讀誦，頗盛威容。故齋福大集，恒居坐首，群公卿士，側席虛心。一舉五卷，須臾尋了，未聞嗽噎，莫不嘉尚。然其程器即目，故略敘之。

論

曰：夫住持之相，其例乃多，包舉精博，要唯二種：道法弘世，則靜倒絕其生源；相法所持，則導昏開其耳目。宗途既闡，萬代奉其風規，雖或中微，終亦依之成則。

昔如來創化，寺開須達之源；塔現古今，初唯積土之漸。沿斯已後，福事彌隆，無憂之碣林繁，有信之園星布。自摩滕入洛，其相先揚，建寺以宅僧尼，顯福門之出俗，圖繪以開依信，知化主之神工。故有列寺將千，繕塔數百，前修標其華望，後進重其高奇。遂得金剎干雲，四遠瞻而懷敬；寶臺架迥，七眾望以知歸。並弘道之初津，攝度之權術也。至如引風治閣，出慧達之深誠；傳聲停毒，寔智興之通感；僧明志開遺寄；僧晃操動幽明；達公因涪水而集材；美上假冥聖而陳供；慧雲貞烈，黃金以之不沉；道積抗言，白刃由斯不拔：若斯監護，不蔑由來。然則經理眾事，論陳退沒，並由志節素少，情非巧能，致涉艱違，便虧誓願，功敗垂成，義當斯也。

昔如來在世，躬治院門，大集僧務，非聖不履。迦葉之營五寺，恒預蹋泥，目連之任月直，常供掃地。是以福事之來，導引逾遠，下凡祖習，故是常科。而頃世墮窳，每多欺負，覩塗塔為庸夫，謂引材為竪伍，出道無宜行施，入俗有絕清心，斯語不倫，殊乖正則。故天報為貴，尚行乞於人間；聖果為高，猶被餓於僧部。斯徒眾矣，略舉可知。是以福智二嚴，空有兩諦，大經大論，盛列綱猷，即可師承，難為排斥。

且自世有諸福，其流多雜，倚傍了經，陳揚疑偽。隋祖開皇之始，釋教勃興，真偽混流，恐乖遺寄，乃勅沙門法經定其正本，所以人中造者五百餘卷，同並燔之，餘不盡者，隨方間出。比諸經藏，唯錄正本，通數則有三千餘卷，已外別生雜集，並不寫之，至於疑偽，時復抄錄，斯由未曾陶練，故致此涉。試為論之。至如《藥師行事》，源出宋朝，比用在疑，頗存沿俗。隋煬洛水，彥琮所翻，義節全同，文鋪少略。斯則梵本有據，祈福之元宰也。但以世惟相有，非相何以曉心？大聖逗機，任物而敷此要。如說行者，必致攘除，恐涉懷己，自虧名實，故彼文云「口為說空，行在有中」，誠言得矣。或有精專懇苦，厚供彌隆，而所祈無應者，則往業堅明，定須酬償，故文云：「唯除宿殃，餘則可脫。」然則業無永定，皆可轉除，任業增生，無成聖義。故經明懺，止約內心，有愧則亡，無慙斯有。三報輕重，具顯涅槃，六根淳薄，亦陳實觀。是知宿殃不請，例是別時，通諸理教，義須隱括。又有《普賢別行金光揔懺》，多歸清眾，事乖通俗，比有行事，執著者多，遍告雖來，皆舒法利。故彼文云：「諸業障海，從妄想生，還須體妄，乃傾前業。」今則緣念彼此，我所兩存，倒想愈增，故難遭聖義應。塵無以表達，真識有以明通，俗在凡下位，行漸若斯，順舊常熏，理非筌悟。

梁初方廣，源在荊襄，本以厲疾所投，祈誠悔過，哀茲往業，悲慟酸涼，能使像手摩頭，所苦欻然平復，同疾相重，遂廣其塵。乃依約諸經，抄撮成部，擊聲以和，動發恒流。談述罪緣，足使汗垂淚瀉；統括福慶，能令藏府俱傾。百司以治一朝，萬化唯通一道，被時濟世，諒可嘉之，而恨經出，非本事須。品藻六根，大懺其本，唯梁武帝親行，情矜默識，故文云：「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」當由根識未調，故使情塵濫染。年別廣行，捨大寶而充僮僕；心力所被，感地震而天降祥。是稱風靡，鬱成恒則。有陳真觀因而廣之，但為文涉菁華，心行頗淡。原夫懺悔之設，務在專貞，欲使肝膽露於眾前，慙愧成於即日，固得罪終福始，言行可依。如文宣之製《淨住》，言詞可屬，引經教如對佛，述厭欣如寫面，卷雖三十，覽者不覺其繁，文乃重生，讀人不嫌其廣，世稱筆海，固匪浮言。又有妄讀懺文，行於悔法，罪事叢雜，不解位以十條，因構煩拏，未知本於三惱。浪誦盡紙，昏憒通於自他；為師難哉，墮負歸於彼此。如斯遣累，未曰清澄，因約前論，薄為准的。

六道慈懺，源亦同前。事在歲終，方行此禮。道別開奠，海陸之味畢陳；隨趣請祝，慈悲之意弘矣。原夫六道至果，趣別重輕，人含十等之差，餘則舉例可悉。《阿含》所

述入處鬼道，有親供祭，心生隨喜，心喜身飽，故曰充飢。非由供福，業令自受，以正法義，理有所從。無有自作，他人受果，斯則目連飯母事也。自外五趣，報局所收，隨報位隔，無由通給。今則道別陳奠，恐非臨饗。然又報得諸通，事含生趣，不妨他心，徹視待會，而從祭酹。自此已外，其例難收。或度星安宅，決明罪福，占察投輪，懷疑結線，同歸淺俗，未入深經。然罪積由來，福興伊始，俱唯妄想，而善卦難諧，愚凡所履，諒參其用。又有不揆分量，登冒聖賢，端然思道，剋成位地。此並想心懷道，不識道是妄心，知妄思心不起，有起實歸惟識。識心達俗，知何不為，用此投輪，應分業相。又有方等佛名、般舟誦咒，多以夢王表淨，准此用顯澆淳。且夢唯冥妄，想像尚取依憑，況在現輪，舉擲其心可准？

若夫惑業所起，梯構有因。惑必違理而生，故懺務觀其理；業生依事而起，故懺還須緣。事悔必勤身營構，慙愧為其所宗；理悔必析破我人，知妄是其大略。並如別錄，《悔法》廣之。是知釋宗一化，大較三門：若樂罪時，須弘福事；因修福故，便起想著，則應破遣；教思理觀，如斯易奪，集業可期。若滯此三，全乖教意。惟夫大聖垂世，末欲增生福順情欣，還資故習，義須思擇，斷結入道，斯言極矣。世不達者以福為道，耽附情纏，用為高勝，正是戒見，二結所收，我倒常行，何能遣縛？是以通人審權實之有從，達界繫之無爽，明惑性之重輕，曉分量之優劣，莫不以罪障天人，一向須捨，福為有基，雖行不著，由諸八禪滯情，六度不淨，事觀及世順善，皆為有法。《大論》明言，計並封心，故非道業。至如色有初定，凡聖通行，非想極居，無生不止，終乖出要，未靜輪迴，但為封迷不厭故也。況以亂善用充靜業，有識聞之，足為殷鑒。流俗儒素，尚捐固、我之心，但謂我能行之，故非清蕩所攝，豈得心用浮動，觸境增迷，妄計為道，一何可笑！復聞福為有本，潛神不修，身行處世，何能無事？事涉罪福，理必通知。且如衣食四資，無時不假，佛制取納，惟依觀門，輕侮對治，斯誡罪也。奉觀勤行，斯誡福也。謂我能行，便成違理，我不能行，又是違事。違事則業繫三途，違理則福纏諸欲，在凡使性，何能靜心？入止正見，方傾苦趣。故知因修世相，知何不為，惟勤觀用，漸當缺有。不爾沉淪，還歸無始，伊我同舟，可不勉哉！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